

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五」科研项目

新疆的语言状况

及

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

高莉琴 张新武等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五”科研项目

新疆大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负责人：高莉琴

项目编号：YB105-10A

新疆的语言状况 及 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

高莉琴 张新武 李丽华
王新菊 张咏群 陈英
李冬妹 宫媛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 / 高莉琴等著.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 - 5619 - 1598 - 5

I . 新…

II . 高…

III . ①西北方言 - 概况 - 新疆 ②推广普通话 - 研究 - 新疆

IV .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8339 号

书 名：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

责任印制：乔学军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083

网 址：www.blcup.com

电 话：发行部 82303650 / 3591 / 3651

编辑部 82303390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 / 3908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 数：258 千字 印数：1 - 1500 册

书 号：ISBN 7 - 5619 - 1598 - 5 / H · 06025

定 价：15.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2303590

序

徐思益

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实现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普通话和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促进民族间交流、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基础工程。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7年12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我国跨世纪推广普通话的奋斗目标:“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这个目标离我们只有5年时间了,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广普通话,有它的特殊难度和问题。一方面,新疆是一个新开发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带来了各地方言和家乡土话,使新疆成为一个汉语方言交汇糅杂的地区。在此特殊情况下进行推广普通话工作,必须实地查清语言使用情况,抓住要点,针对难点,分类指导,才能始见成效。另一方面,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各世居民族大都有自己通用的语言文字。国家的政策是实行民族和语言平等,促进各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迅猛发展,已与世界经济接轨,并逐步迈进信息化时代,新疆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从而喷发出新疆各少数民族为适应民族生活和社会发展,积极主动地要求学习和

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以适应民族生活和社会发展。在这种态势下，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实施“双语”教育已成为国家语文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族群体中进行推广普通话工作，在民族群体中实施“双语”教育，虽然性质不同，但都是以推广普通话为目标的工作，也应是新疆推普工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高莉琴教授主持的《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课题组，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工作，利用寒暑假时间，深入到南北疆进行实地调查，明确地提出了新疆存在着两大语言群体：汉语言群体和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汉语言群体又分为老新疆话、准河南话、新疆普通话和方言岛；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根据汉语使用状况，又分为南疆、北疆和中心城市三个片区。进而提出汉语群体推普重点是中心城市，难点为老新疆话区和准河南话区；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推行“双语”的重点也是中心城市，难点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南疆地区。推普方略应为：加大开放力度，改变封闭状态，使各类信息畅通起来，使国家通用的普通话成为人们交际的必然需求。在民语群体中，更重要的是大力加强“双语”教育，提高“双语”的使用频率。

纵观本书的研究成果，调查细致，分析入微，提出的推普方略针对性强，理论概括有新的突破。本书不仅是一本新疆推普的指导性教材，也是本为社会语言学注入了新思想的理论性专著。

在此赘述，新疆推广普通话工作并不落后，近二百万人口的乌鲁木齐市在2003年10月已经通过了一类城市的达标验收，2005年将进行二类城市的达标验收。高莉琴教授主持的课题最后汇集成本书的研究成果，其大部分内容集中针对二类城市或小县城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我深信，本书的调查研究成果将会对新疆二类城市普通话的达标验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5年5月于新疆大学

目 录

序	徐思益
总 论	1
第一章 新疆土生汉语——老新疆话 21	
概 说	21
第一节 新疆的屯垦移民与新疆汉语	21
第二节 新疆东天山北麓汉语人群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	41
第三节 和静县城普通话使用状况调查与推普方略研究	62
第四节 温宿县城汉族人群语言现状调查及推普方略研究	75
分 论	87
第二章 准河南话 89	
概 说	89
第一节 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准河南话”使用情况调查 及推普方略研究	90

第二节	农七师 129 团语言状况调查及推普方略研究	104
第三节	新疆奎屯 126 团推普现状及策略研究	112
分 论		132
第三章	方言的接触与新疆普通话成为城市交际语言	135
概 说		135
第一节	乌鲁木齐语言的历史与现状	136
第二节	石河子市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153
第三节	库尔勒市汉族人群语言现状调查及推普方略研究 …	166
第四节	克拉玛依市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及推普方略研究 …	180
第五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 73 团语言状况调查 及推普方略研究	210
分 论		227
第四章	方言岛及外来人群的语言状况与推普	229
概 说		229
第一节	兵团农七师 131 团加工厂河南方言岛的形成、 现状与推普	230
第二节	非固定居民——新疆国际商贸城的浙江人语 言状况与推普	257
分 论		264

第五章 新疆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及推普方略研究	265
概 说	265
第一节 南、北疆及中心城市的人口特点与主要交际语言情况	270
第二节 调查材料分析	275
第三节 少数民族说普通话的情况分析	288
第四节 制约少数民族说好普通话的因素	292
第五节 少数民族说汉语的态度	296
第六节 在少数民族中推广普通话的策略	303
分 论	308
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14

总 论

高莉琴 徐思益

新疆是个多民族、多语种和多方言的地区。说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是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 47 个民族成分，有 13 个世居民族；说新疆是个多语种地区，是因为新疆各民族的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说新疆是多方言地区，是因为在新疆可以听到全国七大方言区的所有方言。总的来说，新疆的语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

尽管如此复杂，但却泾渭分明。新疆存在着两大语言群体，即汉语语言群体和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汉语语言群体按照语言状况的不同，可以分为老新疆话、多种方言的接触与某一方言成为区域性的共同交际语言——准河南话、多种方言的接触与新疆普通话成为新疆各个中心城市的交际语言、方言岛语言和新疆流动人口的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按照掌握汉语的不同情况，又可分为南疆地区、北疆地区、东疆地区和中心城市。正因为这样的语言现状，新疆的推广普通话（以下简称推普）方略，必须按照不同的情况予以分别研究，然后总结出普遍规律。

一、新疆汉语群体的语言状况与推普方略

汉语在新疆历史悠久，基础雄厚。

汉民族是最早进入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人称是新疆的土著。

早在公元前 138 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到西域的通道,建立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直接联系,也揭开了中央政府开发和治理新疆地区的序幕。公元前 60 年,西汉王朝为管辖新疆设立了督护府,并组织汉族军民进入西域地区,实施屯垦戍边。戍边将士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汉族居民。汉语、汉字也就随着迁徙的军民进入了新疆,而且成为西域官方最早使用的语言和文字。

西汉之后,唐、元、清时期新疆有过三次大的开发,特别是清朝,对新疆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1949 年新疆解放前期,新疆的总人口达到 433.3 万,汉族人口为 29 万,占总人口的 7% 左右^①。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人民解放军二军和六军的大批指战员就地驻防,开始投身到恢复生产和建设边疆的工作中。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一批批来自上海、江苏、天津、四川、安徽等省的支边青年和各地分配进疆的大、中专毕业生为支援新疆的经济建设来到新疆,再加上新疆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到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的总人口为 13 081 633 人,汉族人口为 5 286 532 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40% 左右^②。到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的总人口已达到 15 155 778 人,其中汉族人口为 5 695 626 人,占全疆总人口的 37.58%^③。到 2001 年,全疆总人口为 1 876.19 万人,其中汉族人口为 682.935 万人,占全疆总人口的 39.56%^④。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后至今,汉族人口的比例在 40% 上下浮动。人口是语言的基础,有如此众多的汉族人口,说明汉语在新疆的基础是相当

① 续西发,《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② 续西发,《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③ 续西发,《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02 年新疆统计年鉴》,中国出版社,2002 年

雄厚的。

但是,新疆的汉族人群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方言,而是不同地区各有特点,下面我们将分别进行论述。

(一)老新疆话的形成、现状与推普方略

“老新疆话”是指解放以前就定居新疆的老新疆人所使用的语言。解放以前,老新疆话遍布新疆各县市,解放初期,乌鲁木齐还很流行“地上话”(即老新疆话)和天津杨柳青话。

据1983~1986年的新疆汉语方言大普查的结果显示,老新疆话因语音方面的特点被分为兰银官话北疆片和中原官话南疆片。前者主要分布在天山山脉以北的22个县市,后者则主要分布在天山山脉以南的44个县市。本课题分别选择巴里坤、奇台地区作为兰银官话北疆片的代表,温宿县、和静县作为中原官话南疆片的代表,进行了调查研究。

根据我们这次调查,北疆片的声、韵、调特点为:老新疆话共有23个辅音声母,普通话的21个声母中除h[x]之外的20个声母在老新疆话中全有,另外还多出v[v]、ng[g]和χ[χ]三个声母;老新疆话与普通话在韵母方面的差别是比较大的,老新疆话有33个韵母,普通话有39个韵母,其中有11个韵母在老新疆话里是没有的,它们是:o[o]、ê[ε]、en[en]、ie[iε]、in[in]、uo[uo]、uen[uən]、üe[yε]、ün[yn]、ou[ou]、iou[iou],增加的五个韵母是:ie[iy]、üe[yy]和[uy]、[vy]、[iyu];老新疆话共有三个调类,即平声、上声和去声,调值分别为44、51和213。

南疆片的声、韵、调特点是:声母系统,部分古照组二等字混读为平舌音z、c、s,如找、茶、生、晒、争都如此,擦音、塞擦音的摩擦成分过重。从韵母看,普通话的eng、ing、ueng三组后鼻韵母消失,混读为en、in、un;没有普通话的ai、ao、ei三组复韵母分别读成单韵母[ε][ɔ]

[e];没有普通话的 uai、iao、uei 三组复合韵母分别读成复韵母 [uɛ] [iɔ] [ue];没有普通话的 o 韵母, o 韵母读成 uo 或 e[ɤ];没有普通话的 ê 韵母, ê 韵母归入 ai 韵母之中。其总韵母数为 34 个, 少 eng、ing、ong、ê、o 五个韵母。声调为平声 214、上声 51、去声 44。

1. 老新疆话的形成

(1) 北疆片老新疆话

北疆片的老新疆话大致形成于清朝乾隆中期, 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 巩固发展于清后期至民国时期。

一般来说, 一种语言成为某一地区的方言, 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首先是移民来源地必须相对固定, 这样能保证移居地的方言种类较为单纯; 其次是移民的数量必须较大, 这样能保证移居地形成方言群体; 第三是移民的时间必须相对集中, 这样能保证移居地的方言不发生大的变异。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人口的强势与语言的强势。

虽然北疆地区, 特别是东天山北麓地区从来都是垦屯的主要地区, 汉族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历史悠久, 但人数少, 移民来源不固定, 很难形成方言群体。而清代, 特别是乾隆年间, 移民是一种政府行为, 由朝廷组织招募、转送、安置、落户, 并选择与新疆毗邻的河西地区作为主要移民来源地, 逐渐扩大到甘肃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县府。

移民的数量较大, 时间较为集中。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乾隆中期 20 年间, 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疆各县市, 屯垦移民的总户数达 10 454 户, 总人数约达 52 250 人, 这一时期, 天山以北各屯区农业人口已超过 11 万^①。

移民安置地比较集中, 1761~1780 年的 20 年间移民主要的安置地

^①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

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奇台、吉木萨尔、木垒、巴里坤、玛纳斯、呼图壁等地。

清朝后期在移民源、安置地方面均与清朝前期相同，使得原有的方言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

民国时期 37 年间(1912~1949 年)，移民虽然时断时续，但总还是在发展，且非组织的自由移民在增加，移民地、安置地也大致如前。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离开原居住地之后，他们的语言也在发生着变异，形成一种既非甘肃话，也非陕西话的新方言，如果陕甘人来到这些地区，当地人会敏锐地觉察到他们是外地人。

(2) 南疆片老新疆话

据史书记载，从西汉开始的两千年间，西去的道路著名的有两条：出玉门关的叫北道，从阳关西行的称南道。北道和南道均通往南疆地区，所以南疆地区也是汉族人最早涉足的地方，后来随着新北道的开通，人们才逐渐进入北疆地区。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变故，如战乱、灾荒，使南疆这些古丝绸之路上的有名的驿站地人口减少，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才恢复县的建制，关内的汉、回族人口和疆内的维吾尔族人口才逐渐迁入这些地区，形成了南疆片混杂的老新疆话。

2. 老新疆话的使用状况

从课题组的调查情况看，北疆片与南疆片有很大的差异。

北疆片的汉族人多是清代中后期的移民及其后代，基本上属于新疆土著人，他们在这里居住时间久，人数也普遍多于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老新疆话的根基比较牢固，是大家普遍认同的交际语言。时至今日，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巴里坤等地的中学生，除在学校上课以及与非本地人交往时用新疆普通话外，其他场合均使用老新疆话，是典型的双方言人；中、青年人除特殊行业从业者（比如播音员、教师等）更是以老新疆话为自己的交际语言，只有在与非本地人初次交往

时才改用新疆普通话；老年人则在任何场合都使用老新疆话。

南疆片的汉族人基本上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支边人员及其后代。在这里老新疆话的使用范围与20世纪80年代调查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大大萎缩，比如阿克苏市、温宿县、库车县、和静县等地的第三代移民已经以新疆普通话作为交际语言，个别人仍分场合使用不同的交际语言，是典型的双方言人，正式场合使用的是新疆普通话，但在家庭场合则使用的是自己父母的家乡话，而不是老新疆话；其第二代移民也是双方言人，上班等正式场合以及与关系较疏远的人交往时，使用的是新疆普通话，非正式场合以及与关系亲近的人交往时则使用老新疆话；其第一代支边人员，来自北方方言区的还使用着自己的家乡话，而来自其他方言区的，尤其是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区的第一代移民则以祖籍方言和新疆普通话作为中介语，总之他们不使用老新疆话。

3. 老新疆话区的推普方略研究

第一，改变封闭状态，加大开放力度

乾隆中期历次移民的安置地都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奇台、吉木萨尔、昌吉、呼图壁、巴里坤、哈密等地，解放前乌鲁木齐也是典型的老新疆话区，时至今日老新疆话保存最完好的地区是奇台、吉木萨尔、巴里坤等地，乌鲁木齐却不在其中了。主要原因如下：

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奇台、木垒、吉木萨尔等县市，原处于“新北道”的交通沿线，是随着新北道的繁荣而发达起来。但是，随着由星星峡进入新疆，经哈密、吐鲁番（大河沿）到达乌鲁木齐，再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向北、向南、向西到达全疆各地的公路的开通，新北道开始衰落。原东天山北麓各县市，被新开通的公路阻隔在交通线的东北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

封闭，是方言形成和保持的重要原因，巴里坤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县志》中有这样几句话，可以说是对这些县市的真实写照：“巴里坤方言变化小，动荡不大，几代之间无大差别。”

而乌鲁木齐在乾隆中期以后的这段时间里变化较大。1767年10月乌鲁木齐建成新城，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被定为省会，成为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全疆交通的总枢纽。新疆解放以后大批部队进驻，部队里有各籍士兵，机关里有各籍职员，乌鲁木齐的汉族人口骤增。这批进疆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土语，有的至今乡音未改。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而且是新兴的革命力量。他们把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作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从未把学习老新疆话看作革命工作的需要。1955年以后，国家颁布了语言文字政策，这一政策的颁布实施，对乌鲁木齐的语言发展趋势至关重要。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起乌鲁木齐各中小学很快推行了普通话教育，进疆人员的子女和当地的汉族小孩很快接受了普通话。现今50~60岁的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基本上都会说普通话，或者叫做“新疆普通话”。老新疆话和天津杨柳青话被淡化了，仅在乌鲁木齐的老居民中通行。

由此可以看出，封闭与开放会使语言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要想在东天山北麓的其他地区推普，开放应当是首要条件。

第二，改变产业结构，也就是改变人口结构。

解放以后，乌鲁木齐走上了现代城市的发展道路，即城市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的发展改变着城市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语言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东天山北麓各县市，以农业为主体，缺少大工业，农业人口一般占到各县市总人口的50%以上，农业区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生产、生活大多以家庭、家族为单位，与外界交往较少，保守性大于开放性，对方言的保持比开放的工业区要容易得多。

改变产业结构,也是这些地区推普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三,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通法》)。

通过对《通法》的学习,使全社会行动起来,把讲普通话、使用规范汉字变成人们自觉的行为;充分发挥这些地区中、小学教育在推普中的作用,使一茬又一茬接受过普通话教育的学生把普通话带到社会上去,改变社会整体的语言结构。

(二)多种方言的接触与某一方言成为地区共同交际语言——准河南话

在新疆兵团的一些农场通行河南话,比如沿乌伊公路的兵团 133 团场、134 团场、135 团场、129 团场、122 团场、121 团场以及石河子总场等团场均以河南话作为主体交际语言。

1. 这些团场使用河南话的原因

这些团场的职工并非由河南集体移民、集体安置,他们的人口籍贯背景相当复杂。据《121 团场志》人口章中记载:“团场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以河南、甘肃、四川籍贯人口居多……”据《石河子总场志》人口章中记载:“组成石总场基本人口的籍贯,遍及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据《122 团场志》人口章中有关籍贯部分的记载:“1952 年,全团干部、战士 1 767 人中,河南 404 人(22.86%),山西 13 人,陕西 100 人(5.66%),宁夏 1 人,青海 3 人,新疆 14 人,四川 175 人(9.9%),贵州 2 人,江苏 4 人,山东 131 人(7.4%),浙江 2 人,安徽 29 人,湖北 188 人(10.6%),湖南 30 人,江西 2 人,广东 5 人,广西 3 人,吉林 1 人,黑龙江 2 人。”

我们在这里没有列举的其他团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人口的籍贯成分确实复杂。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屯垦战士操着河南口音,行着河南风俗,每个团场上上下下,河南籍的,非河南籍的,都说着河南话。

那么,为什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很多团场,人们都说这种接近于普通话的河南话?为什么在多种方言混杂的社会中,人们选择了河南话作为交际语言?这种变异了的河南话(准河南话)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现在的使用状况又如何呢?

我们选择了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奎屯农七师 129 团场、122 团场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这种准河南话大致形成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兵团成立于 1954 年 10 月,共有职工十万余人,1955 年招收河北、河南、四川、江苏、上海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 3 857 人,1956 年招收河南支边青壮年 45 436 人,四川、广东、江苏知识青年 4 894 人进入兵团参加建设,1956 年兵团职工总人数约 154 000 人,河南人总数超过 45 436 人(1956 年以前的原职工中就有不少的河南人),约占兵团当时总人口的 1/3^①。这些人一次性地分配到各团场,使各团场河南籍的人口数增加,根据“语言滚雪球原理”,足以确立河南话在各团场这个小社会中的共同交际地位。

除人口因素以外,“准河南话”得以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兵团人的语言态度比较开明,方言情结不重,大部分是解放以后的新移民,有的团场中的一些老职工也是从部队上复员转业的同志。部队本身就是一个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组成的战斗集体,地方观念、方言观念都不是很重。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大家讲究的是能听懂就行,河南话上升为小区域的交际语言也就不奇怪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河南话属北方方言区,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声、韵、调皆平易,无特别难发之音,容易被大家接受。

当然,封闭也是这种语言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与石河子总场相

^① 刘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迁移与开发研究》,73 页,104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